

参考消息

新华社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外 电 评 述

中国阿联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路透社北京25日电】据在阿联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后今天晚上在这里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中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接受访问阿联的邀请。没有提到访问的日期。

这项联合公报只是泛泛地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据悉这个问题是两国总讨论的主要问题。这里了解不到讨论的详细内容。

但是，外交观察家们说，没有迹象表明由于这次访问，中国已经改变立场。

公报重申“中国支持阿拉伯民族维护独立和获致团结的正义斗争”，但是对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没有发表评论。

【南斯拉夫通讯社北京25日电】这里今天晚上发表了关于阿联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联合公报。

公报中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那一部分强调说，为了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中印双方应该通过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这里认为，公报肯定了中国早些时候表示的态度：在消除对科伦坡会议建议解释的分歧之前，中印需要举行直接谈判。印度政府则要求在直接谈判之前就使解释协调一致。

【合众国际社东京26日电】共产党中国和阿联星期四保证要支持“非洲尚未独立和尚未取得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民”。

这是两国在萨布里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时在北京

【本刊讯】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3日以《共产党人在东南亚推进》，《马来

来西亚遭到反对》为标题，刊登了该报驻东南亚记者罗·斯特德从雅加达发出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国家元首和印度尼西亚总统在前者结束在这里的八天访问前签署的联合公报中眼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款是表示“坚决支持”文莱叛乱分子“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的英勇斗

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中宣布的。

公报还要求北京和新德里政府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这是中国目前对中印争端的态度。

【法新社北京24日电】（记者：马居斯）中国领导人在萨布里在北京的三天中所发表的所有公开讲话都是非常谨慎的。没有一个地方暗示到即将正式宣布的新的三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尽管萨布里在这里受到

了同他的地位相适应的全部隆重的接待，而且中国人也永远表现得很殷勤，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到热烈和热情的表现。

阿拉伯外交人士在萨布里访问之前曾在这里散布谣言说，这次访问将取得惊人的结果，并且暗示阿联随后将调解中印边界争端。这些谣言和暗示，一开始在周恩来在萨布里到达那一天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讲话的时候就破产了。周恩来明白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外国干预中印边界争端”。

周在昨天晚上作为萨布里的客人讲话的时候，又重申中国拒绝接受把科伦坡国家“放在仲裁的地位”的任何建议。

美报评中国一印尼联合声明

认为公报表明印尼支持我解决中印争端的态度，说两国关系已更加密切

争”。

刘少奇的支持大大加强了苏加诺总统打算阻止8月31日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地位。

苏加诺现在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

刘主席没有空着手去缅甸，因为他和苏加诺总统——据公报关于中印边界争

端问题的一段说——一致认为，六个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会议上通过的建议创造了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一争端的有利气氛。

“双方表示坚决反对对……争端的外来干涉，因为这种干涉只会破坏亚非团结。”

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尼西亚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这个态度：印度应当准备立即谈判，虽然中国没有全盘接受科伦坡会议建议。

外 电 评 述

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25日会议情况

大会组织委员会拒绝吴庭艳集团代表参加会议
马来亚提出印度为主席团成员 未被接受

【美联社雅加达25日电】在这里的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上，星期四看来即将在接纳苏联参加的问题上形成一场斗争，同时政治仍然在会议上居支配地位。

三人菲律宾代表团的团员说，“如果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将带头反对。

可靠人士说，在星期四上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接纳苏联参加的问题，当时蒙古曾两度要求让俄国人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主席裁决蒙古代表的要求是不正当的。

据说，印度尼西亚支持继续让俄国人作观察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正式代表。

可靠人士说，今天上午的会议至少有两度由于任命主席团成员的问题而陷于大混乱。

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总编辑、以具有亲共观点而著名的查禾多被任命为主席。

据说，有些代表团抱怨说，在选择19国主席团的成员时，他们没有发言的机会，因为指定成员的过程完成之快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法新社雅加达25日电】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今晨在这里陷入了程序上的纠葛，当时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宣布了一个“任意选出的”主席团。这个主席团为一次秘密会议所接受，尽管蒙古、马来亚、印度和菲律宾的代表团提出了强烈异议。

会议人士说，查禾多驳回了这些异议，理由是，他已经通过会议厅外面的会外活动获得了大多数代表团的支持。

主席还忽视了马来亚代表团一再提出的主张把印度列为主席团委员的要求。

蒙古代表认为，应该像会议规章中规定的那样选出主席团，并称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行动是“非常不民主的”。

查禾多对蒙古代表说，苏联的会员资格问题应该留给新主席团去处理。

【法新社雅加达25日电】第一次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组织委员会今天拒绝允许南越的三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个代表团于昨晚从西贡到达这里。

在今晨的全体会议举行之前，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会拒绝给予西贡代表团以信任。

这个委员会保持它早些时候的决定，即接纳“南越解放阵线”的成员为正式的南越代表。委员会通知以阮山（音）为首的这个代表团，已经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两名代表代表南越参加会议。

南越总领事馆的发言人说，组织委员会迄今也一直拒绝在会议大厅前悬挂越南国旗。

责看来完全是有根据的。

指出在1954年前，印度也没有说西段边界线是划定了的

在西段，1959年的情况全然不同。中国宣称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的传统边界线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喀喇昆仑山脉，在印度心目中的边界以南和以西很远的地方。但是在1954年以前，连印度也没有说那里的边界线是划定了的。11月30日一期的《北京周报》转载了印度测绘局（正式的政府机构）在1950年出版的一幅地图，题目是《印度表明新共和国的政治划分》。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为一方、西藏为另一方之间的整个边境地区注明了“边界未定”字样。《北京周报》还转载了印度测绘局1954年绘制的题为《印度的政治地图》的一幅地图。在后面这一幅地图上，边界线的确画得非常明确。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能够印这样一幅大大澄清了局势的地图呢？尼赫鲁1961年2月21日应为23日——本刊编者注）在人民的讲话中显然提供了解释。我们把这段话引在下面：

“当中国部队初次进入西藏的时候，那是10年以前，在1950年—1951年。坦白地说，我们当时没有预料在我们的边界上会发生麻烦，但是自然，从历史上来看问题，我们认为我们边界的整个性质已经改变。它以前是死边界，现在复活了，我们开始考虑保护这个边界，在当时那是同西藏的边界。我们首先自然是注意，或者至少是注意——不管自然不自然——这些边界的，成立了一个高级的有很大权力的委员会，即边界防务委员会，在1951年或者1952年成立，我忘记了年份。这个委员会提出一个广泛的报告，它的许多建议都为政府所接受，有些建议没有被接受。这是十年以前的事。

美国《每月评论》发表社论

论述中印边界问题

本刊编者按：美国《每月评论》月刊今年1月号发表了该刊主编霍伯曼和斯维济写的一篇论述中印边界问题的社论，题目是《愚人的赌博》。本刊3月7日曾在第一版报道了这篇社论的摘要，从今天起本刊连续刊载这篇社论的全文。社论全文如下：

如果一个国家有悠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它就会有充分的材料，它就会提供充分的材料供任何一方用来支持任何要求。——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9月4日在人民的讲话。

尼赫鲁在上面所引的这段话里谈的是西藏问题，但是 he 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印度同它的北部邻国共同拥有的整个广大的山区。很难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具有更为悠久和更为复杂的历史的地区。有关各方提出的要求是很多的，相互矛盾的，而且表面上似乎有历史材料作为根据的。

中国同缅甸和尼泊尔

通过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十岁小孩应当都能看得很清楚，和平解决各种针锋相对的要求的唯一途径是妥协。而事实上，以中国为一方和以缅甸和尼泊尔为另一方的边界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以现状作为谈判的出发点，并且根据地理因素、历史上的要求以及有关方面的具体利益的基础上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调整。这两个边界都已经划定，并且在1961年秋天签字的正式国际条约中得到承认。两者都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总起来看，在这种妥协的过程中，中国所给予的显然大大超过它从对方那里拿来的。

说中国一再要求谈判

妨碍问题获得解决的是印度

大不相同。它们一直没有达成妥协；甚至连谈判的基础都没有谈妥。在有争执的地区发生过许多次武装冲突，最后在去年10月和1月在边界全线爆发了大规模战争。原因何在？是中国对印度的政策不同于对缅甸和尼泊尔的政策呢？还是印度不像缅甸和尼泊尔那样愿意走妥协的道路呢？

在这些问题上，记录是一目了然的。中国一再要求在1959年开始发生边界冲突时存在的状况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而印度则始终坚持，在划定边界的具体工作能够开始以前，必须承认它所有的主要要求。丝毫没有疑问，妨碍通过妥协使问题获得解决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不过在我们能够进而说明印度应对目前的冲突负责以前，我们必须来看看中国建议作为谈判基础的1959年的状况。是不是那时候的局势特别不利于印度呢？是不是印度接受这种局势就会损害这个最近才赢得独立、完全有理由提防自己主权受到破坏的国家的体面和荣誉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追述一下1959年存在的局势中的一些突出的事实。

说我指责印是英帝国主义的

继承者完全有根据

中印边界分成三段。西段把印度的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地区同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分开。中段把印度的旁遮普邦，喜马拉雅和北方邦同西藏分开。东段把印度的

老撾中立派軍官坎真上尉

揭露中立派反动分子和美老反动派

【新华社河内24日电】据“老挝之声”电台广播：最近有许多中立派的军官、士兵和公务员摆脱中立派中的反动分子的控制，回到了真正中立的队伍里来。他们纷纷诉说脱离反动分子队伍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看到反动分子企图把他们出卖给美国和沙湾拿吉集团；认清敦上校的队伍是真正中立派的队伍，正确执行了“八·九”政变委员会所提出的路线。他们还纷纷揭露了美国和沙湾拿吉集团在川圻制造混乱局势的阴谋。

“老挝之声”电台广播了驻在班本的第1连连长坎真上尉对反动分子的控制。

坎真说，“中立派中的反动分子，特别是不久前死去的凯萨纳上校，曾命令我在中立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

之间制造分裂。在第二军区，凯萨纳还委任了沙湾拿吉集团分子兰通少尉控制第二局，掌握军官、士兵和人民的活 动情况。他把了解的情况交给克上尉处理，也就是说进行逮捕和枪杀。例如它们曾逮捕并杀害了第二军区的陶川，因为他是真正中立的进步人士。”

坎真说，“一些美国人与坎真密谈。这些美国

人是以记者身分同凯萨纳会见的。凯萨纳还经常到班本活动，对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进步力量进行歪曲诬蔑，并收买一些人，迫使他们写信给沙湾拿吉集团，表示归顺这个集团，要求沙湾拿吉集团派遣别动队和土匪前来共同进攻老挝爱国战线党武装力量。实际上，沙湾拿吉集团军队早已潜入班本，并与中立派反动势力合伙杀害了

老撾首相府发表富馬召見貢勒的公报

【新华社万象24日电】首相府今天发表了关于富马首相召见贡勒的公报。公报说，贡勒将军刚一到达，就受到首相的接见。公报说：“亲王已责令贡勒将军停火。首相在会晤贡勒将军时，对他英勇保卫查尔平原阵地的

行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路透社万象23日电】贡勒将军已经把他的总部从芒肯迁回到查尔平原。【合众国际社万象24日电】万象军方人士说，贡勒的中立主义部队在最近几天同他们以前的共产党盟友的

战斗中打得很出色。据说他们收复了查尔平原南面的哈通村，并且用大炮猛烈轰击了共产党据有的川圻市。

万象观察家们认为，老挝危机现在可能进入共产党和万象政府进行谈判的旷日持久的阶段。他们还说，局势仍然危险，任何一次大事件都会使全力以赴的战争重新爆发。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20日刊载了该报特派记者从查尔平原贡勒总部发出的一则电讯说：

在军官学校任教的法国军事使团人员，都已撤退到贡勒的新总部。

军官们估计中立主义军队的伤亡总数约为：30人被击毙，50人负伤，然而有许多人已经失踪。

被大大夸张了的贡勒部队的实力现在似乎已经突然减少到大约只有1,200人。以前占领康开周围山头的大约两百名士兵已经失踪。

費耳特离曼谷时声称

美希望老撾冲突一获得政治解决

【美联社曼谷25日电】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今天在启程回美国以前说，美国仍然希望老挝目前的危机能获得政治解决。

他说老挝局势正处在“政治火炉前端的喷火口”上，又说“你们会知道我们是如何的关切”。

他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办法会行得通，（老挝）政府会实现它的真正中立的目标。”

记者问，美国军队是否会在东南亚条的组织演习以后被暂时留在这里，就像一年前发生类似情况的时候一样。费耳特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留下来。

然而他在答复另一个问题时指出，如果有必要，派美军赶到这里来“只是几小时的事情”。

【本刊讯】《纽约时报》23日自万象报道：

今天这里的外交界越来越相信，老挝亲共份子对中立派的攻击正从军事方面转移到政治方面。

如果外交人士的预测不错的话，那么，寮国已经决定满足于他们对查尔平原的贡勒中立主义部队发动的2天的战斗中

所取得的成就，不想在目前争取到更多的东西。这里坚决认为，美国、苏联和其他大国，实际上都准备同意亲共份子和中立派之间所达成的会使战斗停下来并保持住脆弱的联合政府的任何解决办法。

外交家们私下承认，这样的解决办法将使寮国的地位比以前强大得多，并大大破坏中立派作为“第三种力量”的价值。但是他们认为，大国是如此渴望避免在这里摊牌，因此它们会接受任何解决办法，只要它能保持住去年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所造成的统一的门面。

《紐約时报》自倫敦报道說

英国反对美在老撾采取軍事行动

【本刊讯】《纽约时报》24日伦敦专讯：

据可靠消息说，英国领导人并不主张美国在远东采取军事行动，以致拥有军事优势的寮国部队可以以此为借口来攻占老挝其它地方。

英国人并不相信美国是认真想在老挝使用军队，但是他们看来是同样反对再象去年那样派兵在泰国登陆。

根据这里所作的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富马亲王可以保留他的地位，虽然他的政令在亲共的领土上行不通。英国人认为，从实际上和政治上说来，老挝已经是分治了。

这里认为，只要还保持以富马为首的三方联合政府的外貌，就有可能还保留一点去年的日内瓦协议。英国认为，没有可以代替这些协议的有价值的办法。

加公私合营部分。双方都遵守下列两项规定：1、不实行垄断，不剥削工人或消费者；2、将要保证公正地分配利润。

土改部长談話

【新华社巴格达3月4日电】土改部长哈马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土地改革最高机构已作出两项决定：规定把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农民所承担的财政义务减低3%；土改法在精细研究之后将要进行修改”。

他说，“土改部强调在从土地改革法得到好处的农民中应大力发展合作社。它将给他们提供技术设备和经济援助。

安哥拉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

安人民解放军作战部长指出，由于事业的正义性和葡殖民军的四分五裂，安哥拉人民在军事上能够打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

【马格里布阿拉伯新闻社拉巴特20日电】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作战部部长、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曼努埃尔·利马目前正在拉巴特。

在接见马格里布阿拉伯新闻记者时，利马少校从各方面阐述了安哥拉战争的前途。

问：目前安哥拉的局势如何？

答：局势很暗淡，两年战争以后，我们有几十万人躲在丛林里，处在十分可怕的艰苦条件之下。我们的人民挨饿、生病，但是人民没有放弃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们需要所有各国人民的援助，这种援助将是从小沙丁鱼罐头到游击队使用的手榴弹。

问：您是否能总结一下军事形势？

答：开始，军事行动是人民自发进行的。这是用旧式步枪和斧头进行的群众暴

这使我们牺牲了约八万人。于是，我们不得不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即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以便减少斗争中的人员的牺牲和促进胜利的早日来临。

这支人民解放军还不大会为人所知晓，但是，它是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它的干部是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和摩洛哥皇家军队训练的。

这是一支有很好的装备、纪律和组织的军队。最近，我们开辟了卡宾达战线，在那里，我们试验了某些技术，它们完全成功了：这就是对马萨比据点的袭击，破坏利纽卡河上的桥梁和在姆博马—卢宾多进行的激烈而又胜利的战斗。

在个人行动和突击队行动中，我们取得了成功，葡萄牙军队遭到严重的伤亡。

此外，在声东击西的行动中，我们甚至成功地使葡萄牙人打葡萄牙人。我们主要是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

和丛林。

我们相信，甚至在军事上我们也能够打败葡萄牙人，我们并未因而低估他们的力量。我们在几个方面比葡萄牙人优越：首先，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得到人民的支持；其次，我们熟悉地势、习惯于气候；此外我们完全熟悉葡萄牙的军事战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军官是从葡萄牙军队中起义过来的。

另一方面，支持萨拉查法西斯政府的葡萄牙军队是四分五裂的。曾经发生过几次开小差和哗变，例如在卡宾达。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距他们的出发基地有六千公里，他们的军队一到达安哥拉，就有10%的葡萄牙军队失去战斗力。同样不能忘记，葡萄牙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三十五年来葡萄牙就存在着政治问题。葡萄牙人对于我们的唯一的优越条件就是他们的武装，特别是容

伊拉克失業問題嚴重

官方表示將給資本家投資以一切便利条件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月30日报道：

失业是伊拉克的头号问题。去年夏季根据得到的情报所作的估计是：60万非农业劳动力中有10%以上的人失业。

现政府也许将鼓励巴格达的失业者回到农村去，而不是住在首都的不卫生的、非常拥挤的贫民窟。

为此，政府正计划建立欧洲式的合作农场，以代替卡塞姆的农民联合社。这意味着农民有更大的发言权。

有些人表达的希望是，这个计划可能实现，因为这些内阁部长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这些人中

展将会通过同西方的自由机构建立联系而得到的无限制的援助来实现。

【法新社巴格达3月11日电】伊拉克国家指导部刚发表了一项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声明。这个部的发言人说，“新政府有一套实现和完成和详细的计划。公营和私营部份都将参加这个计划，将给予伊拉克资本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资本家投资的一切便利条件。”这位发言人又说，许多公营企业将由政府来管理，但是这些企业的非公营部份将仍然由私方掌握。他说，将要采取许多步骤来建立一个公私合营部门，公营和私营部分将参

开发团准备把由于反共观点而被迫离开苏联和它开发团的学生送到美国和西欧去。【路透社巴格达十六日电】伊拉克政府宣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给予一些学生助学金。美国

一议书决定。【法新社巴格达二十二日电】伊拉克委员会的公报说，伊拉克内阁已通过了关于伊拉克革命全国委员会批准了内閣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阿拉伯联邦国

叙伊「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联邦协议书

哈 里 曼 到 达 莫 斯 科

美联社说哈里曼携带的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坚定地提醒赫鲁晓夫注意他1961年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晤时所作的保证”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25日电】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带着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总理的帮助解决老挝危机的私人呼吁信今天到达了莫斯科。

他说，他肯定他会同这位苏联领袖见面，并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不打算执行”保障老挝中立和独立的“协议”。

哈里曼在莫斯科国际机场对记者们说，赫鲁晓夫曾经在维也纳表示他要使中立主义的老挝保持自由。

哈里曼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将同赫鲁晓夫讨论其他问题，虽然有人猜测他可能谈到日内瓦会谈中在禁止核试验方面陷于僵局的问题。

哈里曼说：“我是来这里讨论老挝问题的”。

【美联社莫斯科25日电】哈里曼携带着一封肯尼迪总统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私人信件。据信这封信中坚定地提醒赫鲁晓夫注意他1961年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晤时所作的关于帮助维持老挝的中立的保证。

【路透社伦敦25日电】哈里曼在伦敦机场动身之前对记者说他将会见赫鲁晓夫。

哈里曼说，“赫鲁晓夫已多次暗示，他希望履行使老挝继续成为一个独立的、中立国家的协议。我将根据这项协定向他提出呼吁。”

有记者问及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东南亚的演习，哈里曼说，这次演习已计划了好久，是“正常的”演习。

【合众国际社伦敦25日电】哈里曼说，“我认为，俄国人在设法讨好共产党中国，并在他们的坚持下提出了这个指责。”

他又说，“让我们弄清楚，（指责美国的）那个政府不是苏联而是共产党中国。”

【法新社莫斯科25日

泰晤士报

評苏《真理报》关于老挝局势的評論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24日刊登了一篇评论，题为：《莫斯科对北京的姿态》，全文如下：

《真理报》指责美国试图破坏去年的老挝中立协议。苏联共产党党报说，表面看来，美国的军事人员好像是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撤走了，但是美国在老挝建立了各种机构。供应品——包括军事装备——不经联合政府的认可就可空运到“在民族爱国武装部队后方作战的匪帮”里去。

这是这家苏联报纸第一次公开重复北京和北越共产

党人对美国的指责。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苏联不会运用它的影响限制寮国进一步侵蚀中立分子的地盘。在中国人批评他们向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在“民族解放斗争”方面——让步的情况下，《真理报》的攻击可能是打算显示一下苏联政府的斗争性并不亚于中国人。

苏联虽然这样来解释产生麻烦的原因，但它仍然可以和另一位主席英国合作来恢复政治均势。

西德报纸评老挝局势

【本刊讯】西德《世界

报》观察家们认为哈里曼的任务将会是特别艰巨的。

此外，鉴于目前中苏关系的微妙局势，赫鲁晓夫似乎很难在老挝问题上作让步，不论苏联政府是多末真正希望防止老挝发生内战。

预料中的哈里曼和赫鲁晓夫的会谈将是后者在1961年在维也纳同肯尼迪总统会谈以后同一位高级美国代表的第一次会面。观察家们指出，因此，预料中的这次会谈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但是所选择的时刻似乎特别不利，由于建议中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的开始仍然在未定之天。

报》23日就老挝形势发表评论说，老挝又站在内战的边缘。

梭发那·富马要避免老挝发生新的内战，还有一线希望。这线希望就是苏联。同北京相反，莫斯科对老挝共产党人推翻联合政府和用暴力夺取政权不感兴趣。克里姆林宫却想用老挝作例子，向世界公众表明它是东西方之间和平共处的范例。

因此，英国向莫斯科呼吁，要它劝说老挝共产党人停止他们的进攻，是十分有意义的。

这些人士说，美国总统和麦克米伦最近曾经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接触。

【法新社伦敦2日电】英国人士今晚说，如果美英苏首脑在核禁试问题上各国的立场接近到足以在这问题上作出最后决定，那就可能考虑举行肯尼迪、麦克米伦和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

这个人士是在今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见了美英驻苏大使之后在伦敦发表谈话的。

这个人士说，英国政府认为，目前美英立场和苏联立场的现有技术分歧是“比较小的”。他说，这些分歧在于就地核查的次数以及进行核查的方式。

他又说，决定派美英大使去会见赫鲁晓夫是最近麦克米伦和肯尼迪私下通盘交换意见的结果。

肯尼迪說美英首脑已写信給赫魯曉夫

表示防止核扩散符合目前核国家利益

【美新处华盛顿24日电】肯尼迪总统星期三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美国提出了加紧进行禁止核试验谈判的建议，并提出一些可以使谈判加快速度的程序。对于达成协议的前景我并不是过分乐观的。自从12月以来，在一年中究竟应该进行几次试验的问题上，双方总是意见不同，美国主张进行7次，苏联说是3次。苏联一方没有向前挪动一步。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细节没有解决，倒不是关于试验的日期，而是关于

手段，视察小组的行动自由以及视察小组的组成——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我们觉得时间不多了，首相同我两人给赫鲁晓夫主席写了一封信，我们是想作一次努力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使这个问题达于高潮，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我们觉得这符合目前的核国家防止扩散的利益。但是我说过，我并不乐观，这不是一次最后

法新社評《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的文章

說印度在這篇文章中受到了特別的贊揚

【法新社巴黎23日电】（评论员，费日多）今天这里收到的共产党党际联系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这一期，赞扬了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中立主义国家，而隐含地攻击了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

这家在布拉格出版的评论称赞不结盟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印度政府所奉行的中立主义政策，它就是采取了显然同北京政策对立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最近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是种“滑稽剧”）。

这家布拉格出版物恰恰相反，强调“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中立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政策的显明的反帝国主义性质”，并称颂这些国家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所明显地起的“积极作用”。

印度受到了特别的赞扬，因为它“保持了它的中立主义路线，尽管帝国主义者和印度自己的反动分子施加压力，这些人想尽量地利用印中边境上的武装冲突。”

这家布拉格杂志在这样地隐含地谴责了中国领导人把尼赫鲁置于为难境地之后，还批评了那些中立主义者，他们“把帝国主义国家所成立的侵略性军事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纯粹的保御性联盟——华沙条约——等同看待。”

这家杂志说，“对于世界共产党人来说，评判不结盟国家的政策的决定性准绳将是他们是否参加强大的和平战士的行列，目前和平战士能够防止世界大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这家评论也反对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评判不结盟国家的准绳主要是这些国家反帝国主义态度的刻毒程度，以及它们打算同西方进行武装战斗的程度。

英《星期日电讯报》

評苏《十月》杂志批評索尔仁尼琴的小說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21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沃尔芬登星期六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赫先生的错误的鉴赏力》，摘要如下：

据俄国作家协会机关刊物《十月》说，就连赫鲁晓夫的这个文学鉴赏力也是错误的。这个刊物激烈批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小说，这本小说是得到赫鲁晓夫本人专门批准后出版的。

《十月》杂志——俄国文学中新浪潮的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已经发动了攻势。在它的主编科契托夫——一位很凶而又世故的批

评家——领导下，这个刊物说，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

这家刊物说，在我们整个生活和文学中，我们知道，典型人物的性格是一个战斗者的性格。而舒霍夫（这本小说的主人翁）完全不具备这些特色。

索尔仁尼琴的其他小说也受到了同样观点的批评。人们指责他在《马特罗娜的庭院》这本小说（这大概是他所写的一本最好的小说中创造了一种类似的性格。

对这本小说的批评，赫鲁晓夫——他也赞同这部小说——将不得不为之辩护。

南《战斗报》評英比芬党代会

宣傳討論的特点是“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观点进行斗争”

【本刊讯】南《战斗报》21日以《共同的特点》为题，刊登了斯摩累的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上星期举行的比共、英共和芬共的代表大会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在党员中进行的广泛讨论的特点是，同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某些教条主义观点和宗派主义观点进行了斗争。还详细地讨论了赞同战争不可避免论者用来反对具体的共处政策的论点。例如，比利时共产党特别强调指出，硬说共处政策意味着放弃和牺牲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也支持

和平和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指出，那些断言热核战争只会导致帝国主义者的毁灭的人表明，既不了解核武器的破坏作用，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

比共、英共和芬共的代表大会主张共处政策，因此同意苏联在加勒比危机上采取的态度，代表大会强调指出，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他们还支持苏联进行裁军谈判的政策。代表大会表明，那些批评苏联在古巴问题危机上的态度以及批评苏联（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同意就地视察的人实际上是对为保障世界和平的努力采取否定的态

美裁军署长福斯特說 總結禁止核試驗條約主要為防止核擴散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24日电】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带着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总理的帮助解决老挝危机的私人呼吁信今天到达了莫斯科。

他说，他肯定他会同这位苏联领袖见面，并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不打算执行”保障老挝中立和独立的“协议”。

【法新社华盛顿23日电】美国军备监督和裁军署署长福斯特今天在这里含糊地证实这一消息：英国和美国打算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接触，以试探他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真正意图。

福斯特在美国电台和电视编辑会议上回答一个问题时说，缔结一项禁止试验条约，主要是为了防止世界核武器的扩散，这是符合美国

和苏联的共同利益的。福斯特反复说明，这个条约首先是美英苏之间的三边条约。他说，“如果我们能在三边条约中达成协议，那么

这些国家就会向其他国家提出建议，要求它们也加入这个条约。

肯尼迪举行記者招待会

叫嚷美苏因维也纳声明而对老挝“承担了特别责任”；要苏作出努力来“履行义务”；抵赖美干涉老挝并诬蔑我“威胁”亚洲安全

【本刊讯】据美新处报道，下面是肯尼迪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摘录：

问：老挝局势紧张起来了，你能否为我们估计一下苏联和赤色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相对的威胁？

总统：不，我认为试图在这个场合作出这种估计将是错误的。我们在东南亚有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直接牵涉到苏联，因为苏联是两主席之一，而且像我已经说的那样是日内瓦协议签字国之一。它在过去在1961年6月主席和我发表的维也纳声明中对维持一个中立和独立的老挝承担了特别的责任，这个声明规定我们有义务取得这个结果。我们也意识到亚洲和东南亚的独立国家的安全受到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由中国人非常清楚地表明，所以我要说，我们同它们两者都有严重问题。我们希望苏联作出努力来履行它在日内瓦协议中承担的义务，美国目前就是力图这样做的。

问：自从日内瓦协议签订以来，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老挝那样是考验共处的试验场。苏联拒绝共同作出努力来维护民族团结政府的和平，你认为这是苏联转而采取强硬路线了吗？

总统：我不想说任何会妨碍副国务卿哈里曼的访问的事情。我想在他访问莫斯科以后，我们将会对前景有多得多的了解。十分清楚，我们认为，维护日内瓦协议是老挝本身的安全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你说得很对，这也是考验在存在严重分歧的国家之间是否可能达成协议，达成协议而且使它继续生效。

如果我们在老挝失败，我就将认为，在地理上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但是我认为我们将会知道：苏联是否准备履行它的义务，包括共产党中国、北越等国在内的其他签字国是否真正准备看到一个中立和独立的老挝，还是决心要试

一试军事接管。我认为在哈里曼州长回来以后，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问：你是否认为，你和赫鲁晓夫先生有可能在今后几个月的某个时候在欧洲举行一次会议？

总统：不，我没有听到任何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计划。

问：据伦敦消息，英国希望举行三方最高级会议，也许是讨论禁止试验问题。

总统：并没有这样的计划，我认为，除非我们就禁止试验问题达成协议，这样做是没有用处的，而我们现在并没有达成协议。

问：你是否愿意谈谈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内的某些共和党人最近就政府对古巴的态度提出的批评，这些批评也许是说，我们并没有对他们采取应有的坚定的态度？

总统：我知道美国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很关心。

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同美洲国家组织建立一个组织来限制潜在的游击队员出入古巴。我们已经——美洲国

家组织已经——几乎使卡斯特罗在本半球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我认为，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已经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人的驻扎不是本半球的人民所能接受的。我们一直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来防止古巴事件重演。我们进行监视。我们进行许多工作。

现在谈一谈一个常常规避的问题，即如果美国为了推翻卡斯特罗而进行战争，那不是对症下药，在我看来，为了表明坚决反对在加勒比出现一个苏联卫星国的概念而能够做的各种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只是没有采取另外一些如果采取就会引起激烈反应和可能带来许多世界性困难的步骤。

问：今年夏天你出国访问的路线中不包括法国，显然没有接到邀请，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今年夏天你同戴高乐总统进行会谈将是有益的？

总统：这个，我在去年去过法国。我们没有——我想实际上根据礼节，这不一定是我们的障碍，现在该由法国总统来美国了。我想戴高乐将军将很高兴前来，或者撇开礼节，我将很高兴地到法国去，如果有某个问题是我们觉得通过交往，个人的交往可以解决的话。

麥克納馬拉叫嚷美要準備進行三種戰爭

【美新处华盛顿24日电】麦克纳马拉说，美国必须作好戒备来应付共产党可能发动的三种侵略：用原子武器、常规武器或以游击战形式进行的侵略。

他对国会说，美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继续斗争，直到使得共产党领导深信不能以他们的任何手段来征服自由”。

这位国防部长又说，虽然苏联似乎“越来越认识到”它不再能靠全球战争来统治全世界，美国必须保持核威慑力量，以便在有必要的时候进行这样的战争。

他是在准备在参院军事拨款小组委员会作的一篇发言中提出这个警告的，这个小组委员会在星期三开始考虑肯尼迪总统为1964财政年度要求的490亿美元防御费用。

他的发言说，美国还面临着“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人不能认为拥有较大的战略核力量就能防止这样的战争。他说，因此，美国正在建立“强大的、机动的非核力量”。

麦克纳马拉对参议员们说，共产党还主张进行第三种战争，就像共产党现在正在南越进行的那样的暴乱和颠覆战争。这位国防部长说，为了应付这种威胁，美国必须保持特种部队来帮助像南越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自己决心要对付这种隐蔽的武装侵略，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斗”。

美国准备批准

古巴反革命分子在古活动计划

【路透社纽约24日电】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发的《纽约每日新闻》今天报电讯说，政府仍然反对流亡分子对古巴“打了就跑”的正式批准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想在古巴促进游击活动的尝试。

美国《每月評論》关于中印边界問題的社論

（上接第一版）

看来边界防务委员会首先做的事情之一是明确地确定它打算保卫怎样的边界。当然，它是在没有同中国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地这样做的。

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新疆——主要为扫荡国民党军队——经过阿克赛钦高原进入西藏，阿克赛钦高原在喀喇昆仑山以东很远的地方，但是在印度所宣称属于它的领土范围之内。从远古以来中国一直在使用的一条古老的商路通过这个地区，并且是新疆到西藏内地的唯一实际通行的道路。中国当局在阿克赛钦高原建立了军事和行政控制，几年以后——在1956—1957年——还把这条商路改造成新藏公路；中国总理周恩来11月15日在给亚非各国首脑的信中把这条公路称为一项“浩大的工程任务”。

既然印度在1954年的地图上已经把这个地区划归自己所有，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抗议中国的这种“入侵”呢？为什么他们直等到公路筑成以后两年在1959年才提出抗议呢？答案非常简单：印度不知道在阿克赛钦地区正在进行的事情。尼赫鲁在1961年2月23日在人民院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解释的：

“在阿克赛钦地区有一些季节性的商路，商队在过去很长时期曾利用这些商路。中国人在过去也利用了这些商路，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把这种事情同任何种类的侵略联系起来。这是通常的做法，这在东北地区……是正确的。这没有被认为意味着主权。这是任何方面都使用的商路。这是中亚道路，那里公路或者道路很少，它被认为是公共的道路。

“在1955年——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日期，我们后来发现了——中国开始铺平商路，以使用它作为通行汽车的道路。这使他们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当时我们不清楚拟议中的这条汽车路是否通过我们的领土，我们在1957年由于在北京出版的一个地图而初次疑心它可能通过我们的领土。……甚至在当时我们并不明确知道这是否侵越了我们的领土。这个地图是一个中国地图，它由南京政府发行，我们当时

我们没有证据，我们当时没有提出抗议。”

但是人们也许要问，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知道在它宣称属于它的一部分领土上进行着的事情呢？答复也很简单：印度从来没有真正占领过这个地区，事实上印度同阿克赛钦之间没有公路或其他正规的通道。这个地区是荒无人迹的山区，除了夏天有些游牧民在山谷中放牧以外，实际上没有人住在那里。唯一可使用的通道不是来自印度，而是经过新疆到西藏的从商路改建过来的公路。引证一段尼赫鲁（1959年8月28日）在人民院的谈话也会有助于弄清楚当时所存在的局势。尼赫鲁在回答有关中国的公路的一个问题时这样说：“人民院一定会了解，这些地区异常僻远，几乎是无法到达的；即使能够到那里，也需要走若干星期的路。

“在这方面，曾经派侦察队到那里去。我无法确切地说是在什么时候，不过我想那是在一年多一点以前……事实上是派去了两队，一队没有回来，另一队回来了……在那个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我们等了两三个星期，因为这些地区是很僻远的地区。由于它还没有回来，我们就疑心他们可能是被边境上的中国当局逮捕或者俘掳了。

“因此我们就写信给中国当局……大约是在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月；是的，他们说，我们有一些人侵犯了他们的边界，进入了他们的领土，这些人已经被逮捕；但是，鉴于他们同我们的关系等等，他们将释放这些人，后来他们是释放了这些人……那是在这些人大约在他们那里呆了一个月左右以后的事。这是关于议员先生所询问的这条公路的问题。在整个这一地区，并没有实际的分界线。就我们而言，我们的地图明确地说明这是在印度联邦的领土以内。可能，有些部分没有明确地划定界线，或者有诸如此类的情况。但是显然，如果对任何一个地区有什么争执的话，这种问题是应该加以讨论的。

“我可以这样说，这个地区同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关系。麦克马洪线并没有延伸到拉达克地区；它只是在另外一边。这是老的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的疆界，没有进

勘查以后，当时的政府规定了那条边界，我们一直接受并承认这条边界……但是，的确，他们的地图大笔一挥就很粗略地把拉达克的一部分地区包括进去了。”

说印对西段有争议的地区

从未建立过行政控制

因此，1959年中印边界西段的情况可以综述如下：双方都有他们认为有理由拥有的阿克赛钦高原的正当的历史根据。印度对这个地区从未建立过行政控制，在1950年以前，中国看来也很可能没有建立行政控制。但是就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军队经过古老的商路来到这里，并建立了行政控制。在1956—1957年，中国把这条商路变成联结他们两个西部省份的现代化公路。印度是从北京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才稍稍了解这一活动的。在1958年，他们派两个侦察队到他们发现已由中国占有的地区去。一个队被逮捕了，并扣留了约一个月。

说中印关系恶化

是由西藏平叛引起的

印度人当然仍然没有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直到一年以后，即在1959年的春大和夏天，才有可能谈到边界问题。为什么拖得这样久呢？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到1958年，中印友好关系显然已经很好地建立了，而印度人民也很热烈地看待这种友好关系。如果为了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而破坏这种友好关系，那就是无理取闹，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可能是危险的，何况印度人甚至不可能到达这个地方，除非经过若干星期的山中旅行。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1959年3月的西藏叛变引起的。这里没有篇幅分析这一重要事件，或者论述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或印度的利益。只说这一点就够了：中国军队镇压叛乱既得罪了印度统治阶级，也使他们感到害怕。印度报刊、的确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大叫大嚷，说中国破坏了1951年的自治协议，宗教受到压制，封建地主和喇嘛（最残酷而野蛮地剥削他们的农奴）的自由被剥夺了，如此等等。反华情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煽起了。在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的这种情况下，中印边界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说中国的建议证明

中国要求和平，不要战争

中国继续

肯尼迪举行記者招待会

叫嚷美苏因维也纳声明而对老挝“承担了特别责任”；要苏作出努力来“履行义务”；抵赖美干涉老挝并诬蔑我“威胁”亚洲安全

【本刊讯】据美新处报道，下面是肯尼迪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摘录：

问：老挝局势紧张起来了，你能否为我们估计一下苏联和赤色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相对的威胁？

总统：不，我认为试图在这个场合作出这种估计将是错误的。我们在东南亚有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直接牵涉到苏联，因为苏联是两主席之一，而且像我已经说的那样是日内瓦协议签字国之一。它在过去在1961年6月主席和我发表的维也纳声明中对维持一个中立和独立的老挝承担了特别的责任，这个声明规定我们有义务取得这个结果。我们也意识到亚洲和东南亚的独立国家的安全受到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由中国人非常清楚地表明，所以我要说，我们同它们两者都有严重问题。我们希望苏联作出努力来履行它在日内瓦协议中承担的义务，美国目前就是力图这样做的。

问：自从日内瓦协议签订以来，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老挝那样是考验共处的试验场。苏联拒绝共同作出努力来维护民族团结政府的和平，你认为这是苏联转而采取强硬路线了吗？

总统：我不想说任何会妨碍副国务卿哈里曼的访问的事情。我想在他访问莫斯科以后，我们将会对前景有多得多的了解。十分清楚，我们认为，维护日内瓦协议是老挝本身的安全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你说得很对，这也是考验在存在严重分歧的国家之间是否可能达成协议，达成协议而且使它继续生效。

如果我们在老挝失败，我就将认为，在地理上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但是我认为我们将会知道：苏联是否准备履行它的义务，包括共产党中国、北越等国在内的其他签字国是否真正准备看到一个中立和独立的老挝，还是决心要试

一试军事接管。我认为在哈里曼州长回来以后，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问：你是否认为，你和赫鲁晓夫先生有可能在今后几个月的某个时候在欧洲举行一次会议？

总统：不，我没有听到任何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计划。

问：据伦敦消息，英国希望举行三方最高级会议，也许是讨论禁止试验问题。

总统：并没有这样的计划，我认为，除非我们就禁止试验问题达成协议，这样做是没有用处的，而我们现在并没有达成协议。

问：你是否愿意谈谈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内的某些共和党人最近就政府对古巴的态度提出的批评，这些批评也许是说，我们并没有对他们采取应有的坚定的态度？

总统：我知道美国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很关心。

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同美洲国家组织建立一个组织来限制潜在的游击队员出入古巴。我们已经——美洲国

家组织已经——几乎使卡斯特罗在本半球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我认为，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已经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人的驻扎不是本半球的人民所能接受的。我们一直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来防止古巴事件重演。我们进行监视。我们进行许多工作。

现在谈一谈一个常常规避的问题，即如果美国为了推翻卡斯特罗而进行战争，那不是对症下药，在我看来，为了表明坚决反对在加勒比出现一个苏联卫星国的概念而能够做的各种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只是没有采取另外一些如果采取就会引起激烈反应和可能带来许多世界性困难的步骤。

问：今年夏天你出国访问的路线中不包括法国，显然没有接到邀请，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今年夏天你同戴高乐总统进行会谈将是有益的？

总统：这个，我在去年去过法国。我们没有——我想实际上根据礼节，这不一定是我们的障碍，现在该由法国总统来美国了。我想戴高乐将军将很高兴前来，或者撇开礼节，我将很高兴地到法国去，如果有某个问题是我们觉得通过交往，个人的交往可以解决的话。

麥克納馬拉叫嚷美要準備進行三種戰爭

【美新处华盛顿24日电】麦克纳马拉说，美国必须作好戒备来应付共产党可能发动的三种侵略：用原子武器、常规武器或以游击战形式进行的侵略。

他对国会说，美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继续斗争，直到使得共产党领导深信不能以他们的任何手段来征服自由”。

这位国防部长又说，虽然苏联似乎“越来越认识到”它不再能靠全球战争来统治全世界，美国必须保持核威慑力量，以便在有必要的时候进行这样的战争。

他是在准备在参院军事拨款小组委员会作的一篇发言中提出这个警告的，这个小组委员会在星期三开始考虑肯尼迪总统为1964财政年度要求的490亿美元防御费用。

他的发言说，美国还面临着“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人不能认为拥有较大的战略核力量就能防止这样的战争。他说，因此，美国正在建立“强大的、机动的非核力量”。

麦克纳马拉对参议员们说，共产党还主张进行第三种战争，就像共产党现在正在南越进行的那样的暴乱和颠覆战争。这位国防部长说，为了应付这种威胁，美国必须保持特种部队来帮助像南越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自己决心要对付这种隐蔽的武装侵略，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斗”。

美国准备批准

古巴反革命分子在古活动计划

【路透社纽约24日电】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发的《纽约每日新闻》今天报电讯说，政府仍然反对流亡分子对古巴“打了就跑”的正式批准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想在古巴促进游击活动的尝试。

勘查以后，当时的政府规定了那条边界，我们一直接受并承认这条边界……但是，的确，他们的地图大笔一挥就很粗略地把拉达克的一部分地区包括进去了。”

说印对西段有争议的地区

从未建立过行政控制

因此，1959年中印边界西段的情况可以综述如下：双方都有他们认为有理由拥有的阿克赛钦高原的正当的历史根据。印度对这个地区从未建立过行政控制，在1950年以前，中国看来也很可能没有建立行政控制。但是就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军队经过古老的商路来到这里，并建立了行政控制。在1956—1957年，中国把这条商路变成联结他们两个西部省份的现代化公路。印度是从北京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才稍稍了解这一活动的。在1958年，他们派两个侦察队到他们发现已由中国占有的地区去。一个队被逮捕了，并扣留了约一个月。

说中印关系恶化

是由西藏平叛引起的

印度人当然仍然没有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直到一年以后，即在1959年的春大和夏天，才有可能谈到边界问题。为什么拖得这样久呢？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到1958年，中印友好关系显然已经很好地建立了，而印度人民也很热烈地看待这种友好关系。如果为了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而破坏这种友好关系，那就是无理取闹，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可能是危险的，何况印度人甚至不可能到达这个地方，除非经过若干星期的山中旅行。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1959年3月的西藏叛变引起的。这里没有篇幅分析这一重要事件，或者论述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或印度的利益。只说这一点就够了：中国军队镇压叛乱既得罪了印度统治阶级，也使他们感到害怕。印度报刊、的确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大叫大嚷，说中国破坏了1951年的自治协议，宗教受到压制，封建地主和喇嘛（最残酷而野蛮地剥削他们的农奴）的自由被剥夺了，如此等等。反华情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煽起了。在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的这种情况下，中印边界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说中国的建议证明

中国要求和平，不要战争

美国《每月評論》关于中印边界問題的社論

（上接第一版）

看来边界防务委员会首先做的事情之一是明确地确定它打算保卫怎样的边界。当然，它是在没有同中国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地这样做的。

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新疆——主要为扫荡国民党军队——经过阿克赛钦高原进入西藏，阿克赛钦高原在喀喇昆仑山以东很远的地方，但是在印度所宣称属于它的领土范围之内。从远古以来中国一直在使用的一条古老的商路通过这个地区，并且是新疆到西藏内地的唯一实际通行的道路。中国当局在阿克赛钦高原建立了军事和行政控制，几年以后——在1956—1957年——还把这条商路改造成新藏公路；中国总理周恩来11月15日在给亚非各国首脑的信中把这条公路称为一项“浩大的工程任务”。

既然印度在1954年的地图上已经把这个地区划归自己所有，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抗议中国的这种“入侵”呢？为什么他们直等到公路筑成以后两年在1959年才提出抗议呢？答案非常简单：印度不知道在阿克赛钦地区正在进行的事情。尼赫鲁在1961年2月23日在人民院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解释的：

“在阿克赛钦地区有一些季节性的商路，商队在过去很长时期曾利用这些商路。中国人在过去也利用了这些商路，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把这种事情同任何种类的侵略联系起来。这是通常的做法，这在东北地区……是正确的。这没有被认为意味着主权。这是任何方面都使用的商路。这是中亚道路，那里公路或者道路很少，它被认为是公共的道路。

“在1955年——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日期，我们后来发现了——中国开始铺平商路，以使用它作为通行汽车的道路。这使他们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当时我们不清楚拟议中的这条汽车路是否通过我们的领土，我们在1957年由于在北京出版的一个地图而初次疑心它可能通过我们的领土。……甚至在当时我们并不明确知道这是否侵越了我们的领土。这个地图是一个中国地图，它由南京政府发行，我们当时

我们没有证据，我们当时没有提出抗议。”

但是人们也许要问，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知道在它宣称属于它的一部分领土上进行着的事情呢？答复也很简单：印度从来没有真正占领过这个地区，事实上印度同阿克赛钦之间没有公路或其他正规的通道。这个地区是荒无人迹的山区，除了夏天有些游牧民在山谷中放牧以外，实际上没有人住在那里。唯一可使用的通道不是来自印度，而是经过新疆到西藏的从商路改建过来的公路。引证一段尼赫鲁（1959年8月28日）在人民院的谈话也会有助于弄清楚当时所存在的局势。尼赫鲁在回答有关中国的公路的一个问题时这样说：“人民院一定会了解，这些地区异常僻远，几乎是无法到达的；即使能够到那里，也需要走若干星期的路。

“在这方面，曾经派侦察队到那里去。我无法确切地说是在什么时候，不过我想那是在一年多一点以前……事实上是派去了两队，一队没有回来，另一队回来了……在那个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我们等了两三个星期，因为这些地区是很僻远的地区。由于它还没有回来，我们就疑心他们可能是被边境上的中国当局逮捕或者俘掳了。

“因此我们就写信给中国当局……大约是在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月；是的，他们说，我们有一些人侵犯了他们的边界，进入了他们的领土，这些人已经被逮捕；但是，鉴于他们同我们的关系等等，他们将释放这些人，后来他们是释放了这些人……那是在这些人大约在他们那里呆了一个月左右以后的事。这是关于议员先生所询问的这条公路的问题。在整个这一地区，并没有实际的分界线。就我们而言，我们的地图明确地说明这是在印度联邦的领土以内。可能，有些部分没有明确地划定界线，或者有诸如此类的情况。但是显然，如果对任何一个地区有什么争执的话，这种问题是应该加以讨论的。

“我可以这样说，这个地区同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关系。麦克马洪线并没有延伸到拉达克地区；它只是在另外一边。这是老的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即新疆、东孟加拉等处的疆界。没有进

古活动计划，